

1999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

丽影萍踪

[美国] 迈克尔·坎宁安 著 刘新民 译

译林出版社

丽影萍踪

[美国] 迈克尔·坎宁安 著 刘新民 译

THE HOUR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丽影萍踪 / (美) 坎宁安 (Cunningham, M.) 著; 刘新民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4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The Hours

ISBN 7-80657-292-9

I. 丽... II. ①坎... 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7295 号

Copyright © 1998 by Michael Cunningham.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Brand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18号

书 名 丽影萍踪

作 者 [美国] 迈克尔·坎宁安

译 者 刘新民

责任编辑 过 锋

原文出版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2

字 数 129 千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292-9/I·246

定 价 (精装本) 1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曲

她穿了一件对这种天气而言太厚的大衣，匆匆忙忙离开了家。这是1941年，一场新的战争已经开始。她给伦敦留了张字条，又给瓦尼萨写了一张，便果断地朝河边走去。她心里明白自己要做什么。然而，即便此刻，眼前的景色还是让她分了心：这绵延起伏的牧草地，教堂，还有三两成群的绵羊，白色中夹杂着斑斑黄绿，在越来越暗的天幕下吃草。她停了下来，望望羊群和天空，但还是继续向前走去。那一个个声音在她身后低低响起。轰炸机在空中嗡嗡作响，她仰面搜寻天空，却未发现飞机的踪影。她走过一个农夫身边，这人（他是不是叫约翰？）头不大，体格健壮，穿了件马铃薯色的背心，正在清理穿过柳树林的一条沟渠。他抬起头看她一眼，冲她点点头，又低头望着浑浊的沟水。当她经过农夫走向河边时，她不禁想到，他能在柳树林里清理沟渠，真是人生有成，幸运至极；而她自己却失败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家，的确不是，只能算是个古里古怪的才女而已。昨晚的雨在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水洼，映射出一片片天空。她的鞋微微陷入松软的泥土。她失败了。此刻，那一个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就在她视野之外啾啾啾啾、嘤嘤作

响；就在她身后，在这儿，不，一转身，它们便跑向别处去了。那一个个声音又响了起来，而阵阵头疼也如雨水般注定要向她袭来。这疼痛将摧毁她的身心，并取而代之。头疼即将向她袭来，而一架架轰炸机（是不是她的幻觉所致？）则似乎又一次出现在空中。她来到防护堤旁，攀上河堤，又下到河边。河的上游处有名渔夫，由于离得很远，他不会注意她的，不是吗？她开始寻找一块石头；她迅速而有条理地搜寻着，似乎是按着一个秘方——一个必须严格遵守才会有效的秘方——搜寻着。她挑选了一块大小形状与猪脑壳相仿的石头，将它抓起，塞进大衣口袋（大衣的毛领搔着她的脖子）。即便此刻，她也感到这石头冰凉冰凉，注意到它如粉笔灰般的表面和色泽：奶黄色夹着绿色的斑点。她站在紧靠河水处。河水拍击着堤岸，将岸边大小不一的污泥洼填满清湛的河水。与这洁净的河水迥然相异的是，河面上覆盖着一层黄褐相间、斑斑驳驳的东西，宛若一条坚实的道路，沿着整个河岸延伸出去。她向前走去，连鞋也没脱。河水挺凉，但还能忍受。她收住脚步，站在齐膝深的冰冷的河水中。她想到了伦纳德，想到了他的双手，他的胡须，还有他嘴角边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她又想到瓦尼萨，想到孩子们，想到维塔和埃塞尔：她想到那么多人。他们都失败了，不是吗？突然间，她觉得自己万分地对不起他们。她想像着自己转过身去，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块石头，返回家去。或许她还来得及将那两张字条毁掉；她还能继续活下去；她还能实施那最后的善举。然而，站在这没膝深的湍急的河水中，她还是决定不那么做。那一个个声音就在身边萦绕，头疼正向她袭来。如果她再将自己交给伦纳德和瓦尼萨照看，他们是不会再让她离开的，不是吗？她下定决心，执意要他们让自己离去。她踉踉跄跄地（河底泥泞黏滑）向前走

去,直至河水淹到腰部。她将目光投向上游的那个渔夫。那渔夫穿了件红色外套,并未看见她。这黄色的河面(靠这么近看,河面更接近苍黄,而不是褐色)映照出阴郁的天空。这便是她最后看到的真实场景:一个身穿红外套的打渔人,还有那方倒映在晦暗浑浊的河面上的多云天空。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她觉着自己是在下意识地)在水中举步前行,跌跌绊绊,被那块石头拖着走进水里。不过,她一时间似乎也没觉着什么,似乎只是又一次失败而已;只是冰冷的河水,只要她往回游,便很容易脱身。然而随后湍急的水流包围了她,以其突兀而巨大的力量将她攥住,仿佛一个强壮的男人从河底站起身,拽住她的双腿,紧紧贴在他胸前。这种感觉十分真切。

一个多小时之后,她丈夫从园子里回来。“太太出去了。”女佣说道。她正充填一个破旧的枕头,羽绒四下飞散。“她说一会儿就回来。”

伦纳德上楼来到起居室听新闻。他发现桌上有一个写明给自己的信封,里面是一封信。

最亲爱的:

我肯定自己又要发疯了,我感到我们已无法再一次挺过这种糟糕的时刻。这次我是恢复不过来了。我开始听到种种声音,无法集中思想。因此,我将要做的事看来是最佳选择了。你已尽你所能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你在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我想,在患上这可怕的疾病之前,我俩是最幸福的一对。我无法再抗争下去了,我知道自己毁了你的生活;我知道没有你我照样可以活下去,我知道你能行。你瞧,我甚至无法好好写这封信;我

根本读不下去。我要说的是,我这辈子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的。你待我一直耐心至极,温存至极。我要说——我要说的话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说以前有谁有可能救我,那么这个人就是你。现在,除了你的温存仁爱,一切都化为乌有。我不能再破坏你的生活了。我觉着,世间的夫妻没有比我们更幸福的了。

V.

伦纳德冲出房间,奔下楼去。他对佣人说道:“我想伍尔夫太太出事了,她恐怕是要自杀。她往哪儿走的?你看着她离开家的吗?”

女佣慌了神,哭了起来。伦纳德冲出屋子,直奔河边。他走过教堂和羊群,走过柳树林。他来到河边,除了一个穿红外套的男人在捕鱼外,他没看见其他人。

她随着水流急速漂浮,如同在飞一般,那姿势真是怪异:双臂向外伸出,头发顺水而漂,毛皮大衣的下摆在她身后翻滚。她笨重地漂过一束束粒状的棕色的日光。她漂得并不算远,双脚(鞋已不知去向)不时撞击河底,掀起一簇悠然而上的污物——尽些黑乎乎的枯枝烂叶;待她漂走消失后,这些污物仍浮在水上,几乎一动不动。几条黑绿相间的水草勾在了她的头发和大衣的毛皮上,有几刻工夫,一大束水草完全遮住了她的眼睛,但随后便脱开并漂走了,浮在水面上,时而缠绕在一起,时而散开,时而又缠在一起。

她最终在位于索斯伊斯特的大桥的一个桥墩下停住了。水流压迫着她,搅扰着她,可她仰卧在河里,脸贴着那低矮、四方形的石桥墩底部,纹丝不动。她蜷缩在那儿,一

条胳膊弯在胸口处，另一条则浮在她臀部的隆起处。在她上方一段距离便是波光粼粼、漪澜荡漾的水面。天空映现在河面上，随波摇曳，布满白云。白嘴鸦如黑色的剪影，时而飞掠河面。轿车、卡车轰隆隆驶过大桥。一个不满三岁的小男孩在母亲的陪伴下穿过桥面，直奔栏杆边，将它手中的一根树枝塞进栏杆的板条间，好让它落入水中。孩子的母亲催他离去，可他硬要再待一会儿，看着那根树枝被水流带走。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的一天，小男孩和他母亲站在桥上，那根枝条在河面上漂流，而弗吉尼亚的尸体则沉眠于水底，似乎她在睡梦中见到了水面、枝条、小男孩及她母亲，还有天空和白嘴鸦。一辆满载士兵的草绿色卡车驶过桥面，士兵们冲着刚扔了树枝的男孩挥手致意。男孩也朝士兵们挥手，还要母亲将他抱起来，好使自己能将士兵们看得更清楚，也好让士兵们更好地看清他。所有这一切都在大桥上发生，在其木料与石板间回荡，亦渗入了弗吉尼亚的尸体。她的脸侧着紧贴在桥墩上，将这一切——卡车和士兵、母亲和孩子——一览无余。

达洛威太太

还得去买花呢。克拉丽莎佯装生气(尽管她喜欢做这类事情),将萨莉留在家里打扫卫生,自己跑了出去,说半小时内一定回来。

这儿是纽约市,时值二十世纪末。

屋子的前厅大门敞开,屋外则是六月的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克拉丽莎在门口收住脚步,如同她在游泳池边停下脚步以注视湛蓝的池水拍打池边的花砖,网眼般晶莹剔透的阳光在蓝晶晶、深悠悠的池水里摇曳荡漾。她仿佛正立于泳池边,稍停片刻,暂缓跃入水中,以推迟冷水刺激时膈膜的急速收缩及突然没入水中的震颤。喧嚣嘈杂的纽约已日益老朽,正沉向无底深渊。但在它的夏季总会出现几个如今天这般的早晨——带着一种新的生命宣言向四面八方袭去,那势头如此勇猛,几乎显得滑稽可笑,犹如动画片里的什么角色,虽然受了无穷无尽、骇人听闻的惩罚,到头来却总是毛发无损,完好无缺,随时准备着忍受更多的惩罚。今年六月与往年一样,西十街上的树从它们立于其间的狗粪及包装纸中绽出纤细而完美的嫩叶;隔壁那位老太太窗台上的花箱,平常土里总是插满了褪色的塑料红天

竺葵，今年冒出了一枝野蒲公英。

能活在六月的早晨真令她欣喜和惊诧，而享受如此优厚的待遇——仅需办一件简单的小事——又几乎令她有了负罪之感。她，克拉丽莎·沃恩，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在她这个年纪，干吗要否认这一点呢？）有花要买，有个晚会要开。当克拉丽莎从门厅走下石阶时，她的鞋子与棕红色的布满云母的第一级台阶轻轻碰擦。她五十二岁，只有五十二岁，而且身体健康，异乎寻常地健康。她今天感觉极好，与那天她在韦尔弗利特时丝毫不差。那天，十八岁的她信步从玻璃门里走出来，那天的天气与今日非常像——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晴得几乎令人痛楚，到处生机勃勃。蜻蜓在猫尾巴草丛中盘旋绕飞，空中弥漫着青草的气息，还夹杂着松树的气味，它使青草的气息愈发清新浓烈。理查德紧随她走出屋外，一手搭在她的肩头道：“嘿，你好哇，达洛威太太。”达洛威太太这名字是理查德想出来的，是他那晚在宿舍喝醉了酒后突发奇想的产物，因为他说沃恩这名字对她不合适。他以前就说过，她的名字应与文学作品中一位著名人物的名字相同。尽管她想叫自己伊莎贝尔·阿切尔^①或是安娜·卡列尼娜^②，还与理查德争过一番，但理查德仍坚持说，达洛威太太^③这一名字显然是她惟一的选

① 伊莎贝尔·阿切尔为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的小说《贵妇的画像》中的女主角。

② 安娜·卡列尼娜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角。

③ 达洛威太太为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小说《达洛威太太》中的女主角。

择。原因是她现在的名字克拉丽莎^①太明显，自会引起别人注意，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她的命运问题。她，克拉丽莎，显然不会受婚姻不幸之苦，亦决不可能自绝于火车轮子之下；她将来定会魅力无穷，前程似锦。因此，她必须叫达洛威太太，将来也只能叫达洛威太太。“这天气美不？”达洛威太太那天早晨对理查德说道。他回答她道：“美即是邪恶，我更喜欢金钱。”他喜欢开玩笑，而克拉丽莎呢，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又是惟一的女孩，觉着自己有资本多愁善感一些。倘若那天是在六月底的话，她和理查德便该已经好上了。大概整整一个月以前，理查德离开了路易斯的床（路易斯可是个爱想入非非的农场小伙子，是肉欲的化身），转而上上了她的床。

“嗯，我恰好就爱美。”她说道。她从肩上拽过他的手，咬着他的食指尖，原本想轻轻地咬，但却咬得重了些。她当时十八岁，重新取了名字。她可以做一切喜欢做的事。

克拉丽莎走下石台阶去买花。她的鞋子在石台阶上发出如砂纸打磨物件时的柔和的沙沙声。对于理查德既走鸿运（“美国文学中一个痛楚而富有预见性的声音”）又患重病即将去世（“你根本没有淋巴细胞，我们一个也没看见”）这一事实，她为什么不觉着更忧郁些？她究竟怎么啦？她爱理查德。她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他，但可能她对这夏日的爱还要略多一些。她爱这普通夏日早晨的西十街。她觉着自己像个放荡不羁的寡妇，黑面纱里罩着一头刚经漂染的假金发，两眼紧盯着丈夫死后合适的男人。在他们三人之中——路易斯、理查德和克拉丽莎——克拉丽莎总是最铁

^① 克拉丽莎为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女主角。

石心肠的一个,却又是最容易坠入情网的一个。她因此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一直遭人嘲讽。很久以前她便打定主意不再介意,让自己充分享受放荡不羁的生活。正如理查德所言,她的这些想法与一个令人讨厌而又早熟的孩子想法颇为相似,令人又恨又爱。她心知肚明,一个像理查德这样的诗人会坚定不移地走过同样的早晨,对所见所闻编辑修删一番,除去次要的、微不足道的丑与美,搜寻藏于这些贵族居住的老式砖屋,那风格肃穆质朴、结构错综复杂的圣公会教堂及那位正在溜一条杰克拉塞尔小狗(这些好斗的、生着罗圈腿的小狗突然间充斥了第五大道)的精瘦中年男人背后的那经济与历史的真实;而她,克拉丽莎,只是漫无目的地欣赏那些宅子、教堂、那男人和他的狗。她知道自己这样挺孩子气,毫无个性可言。如果她(此刻,并在她这个年龄)公开表白自己这份爱,那她的爱便会将她打入头脑简单、受骗上当者之列,即那些手拿带电子吉他的基督教徒,或那些答应不再胡闹以换取生计的夫人太太们。尽管如此,这种不加选择或鉴别的爱,对她而言却完全是严肃认真的,仿佛世间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巨大而神秘的意志的一部分,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名字;而这种名字无法用语言来传达,只是对某一事物本身的所见所感而已。这种执着不移、经久不衰的魅力便是她所谓的灵魂,(这个词挺感性的,用起来也叫人难堪,可除了用这个词以外,又怎样称呼它呢?)即那个在想像中当肉体衰亡之后仍将存在的部分。克拉丽莎从未与别人谈起这些。她可不是个爱滔滔不绝或唧唧喳喳的人,她只是对看上去便很美的东西发点赞叹。而即使如此,她也会表现出成人的矜持与含蓄。美即是邪恶,她有时会说,我更喜欢金钱。

今晚,她将举行一个聚会。她将在自己那套住房的每

一个房间里都摆满食物和鲜花,让才子闻人济济一堂。她要自始至终照顾好理查德,别让他过分劳累,然后陪他去市区出席颁奖仪式。

她站在第八街和第五大道交叉的街角处,挺直腰板等候绿灯。就是这个女人,威利·巴斯想。他有几天早晨遇见过她,差不多就在这地方。那时这个半老徐娘一副嬉皮士打扮,头发还是那么长,还是那种充满挑衅意味的灰白色。她早晨外出,上身穿了件男人的棉衬衫,下身穿的是条牛仔褲,脚上则是一双颇具异国情调便鞋。(印度的?中美洲的?)这女人仍有那么点儿性感,仍有那么点儿放荡妖妇般的魅力。然而今天早晨她看上去却不怎么样,瞧她那件大衬衣,还有那双古里古怪的鞋子,身体挺得直直的,抵御着地球的引力,活像一头雌猛犸象,^①沼泽的污泥已没到膝盖,站在那儿休息片刻,摆出一副庞然大物的高傲至几乎是冷若冰霜的模样,佯装注视着河岸尽头的嫩草;然而,它心里渐渐明白:它孤立无援,动弹不得,且天色已黑,豺狼即将出动了。她耐心地等候着绿灯。二十五年前,她准是个大美人;男人们哪怕死在她怀里也会满心欢喜。威利·巴斯能洞悉一张面孔的历史,并且懂得现在的老人亦曾有自己的青春年华——对自己这种能力他颇感骄傲。绿灯亮了,他向前走去。

克拉丽莎横穿第八街。她酷爱那台被人丢弃在路边(傍着一台漆成了纯白色的水泵)的坏电视机,还喜欢小商贩那堆满芥蓝、桃子、芒果的手推货车,每种水果都有一个标价牌,牌子上的每个标价后面都跟着一长串的标点:“1.49美元!!”“一块钱三只!?!”“每只五十美分!!!!”在

① 古生代的巨象。

前面的拱门下,一个身着做工考究的黑色衣服的老太太站在乔治·华盛顿分别是军人和政治家形象的两尊塑像之间(这两尊塑像的脸部均已遭风雨侵蚀),似乎正在唱歌。正是这座城市的挤压和膨胀、它的错综复杂、它的永无止境的生命才让你为之怦然心动。你当然知道那个故事,说当年还是一片荒地的曼哈顿是用几串珠子买下来的,可你也一定会相信:曼哈顿自古以来便是一座城市;如果你在它下面挖掘,你会挖出另一座城市——更为古老的城市的遗迹;你会相信,如果你继续挖下去,还能挖出一座又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的遗迹。在那座公园(克拉丽莎此刻已过街走进那座公园,那老太太便在那儿仰头吟唱)的水泥及草坪下面,散布着被埋在公共墓地里的人的遗骨;一百年前,这块墓地只是稍加平整,便成了华盛顿广场公园。克拉丽莎踏过死人的遗骨,几个男人悄声兜售着毒品(并非向她兜售),还有三个穿旱冰鞋的黑人姑娘飞速滑过她身边,而那老太太则仍在不成调地高歌:“啊……”克拉丽莎想到自己的好运,想到这双好鞋(趁巴尼商店降价时买的,但无论如何毕竟是双好鞋),便怦然心跳,激动不已。这儿毕竟是公园顽固不变的肮脏之处,即便有青草花丛的遮盖,也掩饰不了它肮脏的面目。这儿有的是毒品贩子,(若他们发现情况不妙,他们会杀了你吗?)有的是精神错乱的人和受过惊吓或遭遇过挫折的人。他们的幸运(如果他们曾经有过好运的话)早已荡然无存。尽管如此,她仍然热爱这世界,热爱它的粗犷,它的永不破灭。她知道,其他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一定爱它,只是无人说出具体的缘由而已。如果不是热爱这里,还有什么理由能让我们苦苦奋斗,以求生存?让我们无论作出什么让步,无论受到什么伤害都义无反顾?即便我们的命运比理查德更凄惨,即便我们瘦骨嶙峋,大便失禁,我

们仍然拼命挣扎着想活下去。这就是关键之所在,她心想。车轮在钢筋混凝土上嗡嗡作响,乱糟糟地冲击着路面;如床单般大片大片的水从喷泉中喷涌而出;几个光着上身的年轻男人在抛飞盘,小商贩(来自秘鲁,来自危地马拉)那些银白色的手推车中散发出浓烈的、带肉香味的烟雾;老头老太们坐在长条凳上尽情享受阳光,摇头晃脑,低声交谈;四周不时传来车鸣声,杂乱无章的吉他声;(那边有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不是在弹奏《八英里高》这支曲子?)枝叶在树丛中熠熠闪光;一只长满斑点的小狗在追逐鸽子,近旁一台收音机播放着《永远爱你》这首歌曲,而那穿黑衣服的女人则仍在拱门下唱歌:“啊……”

她穿过广场,冷不防溅了一身喷泉水。这时,沃尔特·哈迪走了过来。他体格健壮,穿着短裤和白背心,迈着欢快而矫健的步伐朝华盛顿广场公园走来。“喂,克莱尔。^①”沃尔特热情招呼道,那步态挺像个运动员。他俩为该如何接吻亲热倒是好生难堪了一阵。沃尔特将嘴唇对准克拉丽莎的双唇,而克拉丽莎却本能地将嘴掉向一边,让自己的脸颊对着他。可她随即反应过来,又将脸掉回,但还是迟了半秒钟,结果沃尔特的嘴唇只碰到了她的嘴角。我太古板了,克拉丽莎暗自忖道,简直像个老太婆。我对人世间的迷恋不已,却仅仅因为本能的害羞而不愿亲吻朋友的嘴。三十年前,理查德曾对她说,她生得挺像海盗的女儿,可在她豪爽妖媚的外表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乡村婆娘;而此刻她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太因循守旧,这便是她受苦受罪的原因。难怪她女儿讨厌她。

“很高兴见到你。”沃尔特说道。克拉丽莎知道——她

① 克莱尔即克拉丽莎。

能确实实地看出——沃尔特此刻正按一系列复杂细微的刻度在心里估量着她这个人的重要性。不错，她就是那本书里的女主角——那本由一个近乎传奇式的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中的女主角，人们对这部小说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成功，是吧？批评家们对它颇有微词；它很快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沃尔特断定，这女人颇似一个被废了爵位的贵族，尽管很有趣，却没有特别的重要性。她知道他有了结论，于是嫣然一笑。

“你星期六在纽约打算干什么？”她问道。

“埃文和我就在城里过周末，”他说道，“他喝了那新调制的鸡尾酒感觉好多了，他还说今晚要去跳舞呢。”

“这是不是过分了点儿？”

“我会看好他的，不会让他太累着。他只是想重新与外界接触而已。”

“你觉得他今晚愿意到我这儿来吗？今晚我们将为理查德举行一个小聚会，祝贺他荣获卡鲁塞斯奖。”

“哇，理查德太棒了。”

“这事你知道，对吧？”

“当然知道。”

“这种奖项可不是每年一度的那种。他们不定名额，而诺贝尔奖及其他所有奖项都是定名额的。只有当他们发现有谁在专业领域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时，他们才会发奖。”

“这倒挺不错。”

“是的。”她说道。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前一个获奖者是阿什贝里，再前面分别是梅里尔、里奇及默温。”

沃尔特那宽阔而天真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克拉丽莎觉得纳闷：是不是他不知道这些名字？或者……是不是他

听了这些名字后心里酸溜溜的？是不是他觉得自己也有能力去竞争这个奖？

“我很抱歉，未能更早将聚会一事告诉你，”她说道，“我根本就没想到你会在这儿。你和埃文周末从来就没在城里待过。”

沃尔特说他肯定会来，还说，如果埃文愿意的话，也带他一块儿来，尽管埃文有可能会省下点力气去跳舞。如果理查德得知沃尔特也被请来参加晚会，他自然会大发脾气，而萨莉肯定会站在他一边。对此，克拉丽莎很理解。自负的人对沃尔特·哈迪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了。沃尔特已经四十六岁了，但还总穿着耐克运动服，戴着棒球帽。他写浪漫小说，尽是那些肌肉健美发达的年轻男人的爱与失落的故事，他因此赚了一大笔钱；他能随着室内音乐通宵达旦地跳舞，乐此不疲，犹如一个德国牧羊人因找回自己的牧羊棍而兴高采烈。像沃尔特这种人在彻西区^①和格林威治村^②可谓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这些人，三十岁也好，四十岁或年纪更大些也好，都认为自己从来都是潇洒开朗，充满自信，而且身强体壮；觉得自己孩提时代便不曾是性格孤僻或举止怪异的孩子，从未受人奚落辱骂或遭人鄙夷嫌弃。理查德认为，青春永驻的同性恋男人比引诱小男孩的男人对自己的事业危害更大。诚然，沃尔特并未让成人所特有的讥讽与玩世不恭的幽灵钻入他对名望、时尚及最时髦的餐馆的兴趣之中。一点儿也没有。然而，正是他这种热望与纯真赢得了克拉丽莎的赞赏。我们之所以热爱孩子，其中部分原因不正是他们生活在讥讽和玩世

① 彻西区为伦敦的文化区，作家、艺术家多居于此。

② 格林威治村为纽约作家、艺术家的聚居地。